



# 燕山论丛

2021

*Yanshan Tribune 2021*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编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 燕山论丛

第21卷

Yanshan Colloquy 2021

燕山学刊编辑部编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燕山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山论丛. 2021 /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编. — 秦皇岛: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21.12  
ISBN 978-7-5761-0277-2

I. ①燕… II. ①燕…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76842 号

燕山论丛 2021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编

出版人: 陈 玉

责任编辑: 宋梦潇

责任印制: 吴 波

出版发行: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邮政编码: 066004

印 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策划编辑: 宋梦潇

封面设计: 刘馨泽

地 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电 话: 0335-838755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尺 寸: 210mm×285mm 16 开

版 次: 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761-0277-2

定 价: 58.00 元

印 张: 12.75

印 次: 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0 千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335-8387718

燕山论丛 2021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数排列）

马自力 王天彤 王本朝 王丽玲  
田建民 冯月季 朱冠明 刘佳  
刘相美 李丽 李致 李云龙  
李金善 吴俊 张福贵 陈玉  
陈静 林华勇 周志强 郑艳玲  
郑振峰 赵险峰 姜彩燕 盛益民  
黄瑞玲 董正存 韩传喜 熊辉

主编 丛鑫

副主编 徐敏 高迎泽

执行主编 詹丽

# 目 录

## 【百年新诗学案】

- 003 “我确实生活得愉快，乐观！”——从一封信看新时期之初的彭燕郊 / 易彬
- 011 自由与自然的理想：林庚的思考与实践 / 王永 温佳静
- 025 “大众化”诗学视阈下的《晋察冀日报》歌词研究 / 吴昊

## 【符号学研究】

- 037 名辩论：早期中国政治伦理与符号思想的嬗变 / 祝东
- 048 符号学视域中的多维度透视  
——评李静《符号学家的文学世界——艾柯文学研究》 / 张碧

## 【近代文学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

- 055 陈景韩译虚无党小说新考 / 国蕊
- 066 求新与守旧张力下的通俗化——从《野之花》到《空谷兰》 / 张玉
- 080 文本旅行中的标题翻译——论吴棹翻译小说《银钮碑》 / 陈鹏安
- 089 泉镜花文学改写与主题建构的互文关系考  
——以小说《汤岛之恋》为例 / 赵海涛 杨雅莉

## 【明清文学研究】

- 101 简述钟惺的通变观 / 郑艳玲 徐美琳
- 112 从日常生活视角看《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士大夫世界 / 朱焱炜
- 123 论《再生缘》与《玉钏缘》的呼应与对话  
——兼析《再生缘》在女性弹词小说史上的地位 / 李秋菊

**【语言学视界】**

- 135 从河间地名变迁看冀赵方言见系果摄字的演化（上）/ 李云龙
- 153 汉语定指范畴研究：共时表现与历史演变 / 盛益民
- 173 揭阳方言中明、微、疑母的语音层次 / 黄瑞玲
- 182 时间副词“新”的句法特征与语用功能 / 曹晓敏 董正存

燕山论丛  
2021 /

【百年新诗学案】



## “我确实生活得愉快，乐观！”

——从一封信看新时期之初的彭燕郊

易 彬

**【摘要】**1980年5月29日彭燕郊回复学生刘学沛的信可视为一份小小的自传，始于“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开始在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而后经历了“五七年以后”二十多年间的事，彭燕郊自认是“受的冲击较小而少”而得以“一直没丢掉专业”，仍然热衷于“买书，读书，写作”。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已年近花甲的彭燕郊满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我确实生活得愉快，乐观”这类语词，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而言，均可说是有着非常切实的内涵。

**【关键词】**彭燕郊；书信；新时期之初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彭燕郊年谱”（20FZWB072）；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

**【作者简介】**易彬，男，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3）。

### 一、复信

1980年5月29日，彭燕郊写信回复“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学生刘学沛<sup>①</sup>：

学沛同志：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而且还超过了一些）的隔绝了！老实说，接到你的来信，我是用颤抖的手拿着，急切地读下去的，读着不禁热泪盈眶了。

但你也不要以为我心境很悲凉，其实不的，大家都说我不显老，特别精神上还很年轻。确实，二十几年漫长的日子就这么过来的，不是这样，又怎么过呢！

在任何情况下，我始终相信历史，相信我们的祖国站得住，相信我们伟大的人

<sup>①</sup>说明：本信以及文中所引述的彭燕郊致汪华藻的信，均由彭燕郊在湖南大学的学生、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的同事汪华藻先生提供。

们能把祖国改造好。我确实生活得愉快，乐观！

五七年以后，我在我爱人工作单位住了一年多，已经没工作了（虽说曾告诉我“将据你的特长另外分配工作”）。五八年冬我开始在街道上办起个小工厂，后来几经改组、合并，工厂成了个三百多人的中等小厂。开始我当业务干部，六四年以后，形势不同了，经过再三请求，我就一直当生产工人。工作很轻，搞油漆，业余时间较多，所以，二十几年来我一直没丢掉专业，仍然热中[衷]<sup>①</sup>于买书，读书，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我受的冲击较小而少，工厂里大家都对我极好，除个别流氓（当时成了所谓“造反派”头头）外，都对我好。倒是我爱人所在单位（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些干部、大学毕业生之流抓我，去斗了一场。那是因为我不愿跟他们一起“造反”（六六年底我就看到这个“革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被认为是“保皇派”（其实我什么“组织”也不参加），那一段时间除被关起来的一个半月外，我倒是读得多些，写得更多些。

前天[年]秋天以后，“中国作家协会”重新有了联系（事实上作协一直保留我的会籍），去年春起开始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去年到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被选为民研会理事。去年三月，湘潭大学把我调来教书（当时师院也想要我回去，但湘潭先把手续办好了），这学期我教“诗歌概论”，另外还兼一些文艺界的工作。

我身体还算好，我爱人现在还在长沙，住在省博物馆。现有个女孩，才十四岁，念初中。汪华藻已于去年初改正，现在师院主持一个刊物（《语文教学》），王高振现在常德教学辅导站，都见到。汪华藻更常见到，我们都谈到过你，他们仅有这么个印象：似乎你在福建。

盼把你的近况告诉我：身体如何，有几个小孩了，爱人在一起工作吗？最近从事什么研究，等等，等等。

唯一使人遗憾的是刘岱岳同学，听说他因为代我伸冤而吃了很大苦头，一直在农场里，我相信他也该改正了。

福建是我的故乡，也许有一天我能回故乡一行（离家已四十年了），那时就可以看到你了，多好！

你的地址太简单了，我相信这信你还是可以收到的。

<sup>①</sup>书信手写体，偶有简写或笔误的现象，用[]一类符号注明。另外，一些标点的写法也欠规范，未一一注明。

请来信，寄：湖南、湘潭、湘潭大学中文系。

祝你：

全家都好！

彭燕郊

80.5.29

彭燕郊（1920—2008）当时任教于湘潭大学中文系，收信人刘学沛（1935— ）是他当年任教于湖南大学时的学生，当时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如信中所称，这是“隔绝”“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而且还超过了一些）”之后的首次联络。正因为失去联系的时间较长，彭燕郊在信中比较细致地谈到了自己1957年以来从街道工厂、“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再到与中国作协重新联系、任教于湘潭大学的情况，也谈到了自己的心境和未来的打算，其信息量比其他书信略大，可说是一份小小的自传。

## 二、“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零散线索

1950年6月，彭燕郊离开北京南下长沙，任教于湖南大学中文系。彭燕郊为福建莆田人，早年参加新四军，从福建经江西到达安徽，后在浙江、福建的一些地方以及桂林、重庆、香港、北京等地从事文艺活动，就活动地域而言，与湖南几乎没有交集，而且，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任教大学的经历，何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到陌生的长沙、接受一份全新的工作，这在彭燕郊的生平经历之中，因为相关材料有限，可说是一个不小的谜团。稍早时候的资料显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时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谭丕模来信所描摹的未来情景，据称，信中写道：“我想把湖大中文系办成鲁迅艺术学院式的系。希望你来后，共同办好这个系。”<sup>①</sup>彭燕郊本人的回忆也谈道：“在北京住了十一个月，很苦闷，对新的大环境不知怎样适应。50年5月间，杨荣国、谭丕谟写信来，说李达校长想聘我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们打算把中文系办成‘鲁艺式’的，我去了，可以带学生下厂、下农村，搞创作。我也觉得北京太‘上层’了，住下去最后会什么也写不出。”<sup>②</sup>关于湖南大学来信邀请一事，新近找到了1950年4月2日谭丕模、杨荣国给彭燕郊的一封短信，其中写道：“桂林一别，又已多年；近闻在《光明日报》工作，至为欣慰！兹者：湖大之中文系拟请先生为副教授，担任‘现代

<sup>①</sup> 张谷、谭得伶主编：《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按：相关段落的执笔人为汪华藻，谭丕模书信全文暂未见披露。

<sup>②</sup> 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第13页。

诗歌选’‘文艺学’诸课程，如蒙俯允，敬乞电示为荷！”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彭燕郊来湖南任教的唯一的原始文献，用的是“国立湖南大学用笺”，由谭丕模、杨荣国联合署名，且明确谈到具体的课程，看起来应该是湖南大学中文系正式跟彭燕郊商讨任教学事。不过，限于材料，此中的细节，以及彭燕郊南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暂不得而知。

湖南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办学资料（包括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师生名册等），目前也未获见。而“鲁艺式”的中文系自是已难以重现——带学生下农村的做法随后倒是出现，且不止一次，但在新时代，这项活动与“高等学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直接相关。1951年1月，经过组织全校2162名师生进行土改政策方面的学习，并且，“经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同意，湖大成立土改工作队和土改工作参观团，由彭燕郊、涂西涛、余志宏率领，于13日分别奔赴益阳、衡阳、长沙三个专区农村”。<sup>①</sup>种种资料表明，彭燕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之中，先后到益阳、溆浦等地参加土改工作，并有详细的土改日记<sup>②</sup>；也有相关创作，如《高兴大妈》等；同时，利用这个机会采集歌谣，随后即从所采集的7000余首湖南歌谣中选取一部分，辑为《湖南歌谣选》出版。<sup>③</sup>

除了刘学沛外，信中所提到的汪华藻、王高振、刘岱岳都是当时湖南大学的学生，关于后两者的更多资料暂不得其详，目前仅见汪华藻的回忆。1952年年初，湖南大学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省委驻湖大的工作组是宣传部副部长唐麟，秘书是高岳森”，“一来就将彭老师调到校刊《人民湖大》当编辑”，汪华藻、肖曼平、巫瑞笔以及其他系的刘岱岳、刘学沛、潘一民等人以学生身份调入。在汪华藻看来，彭燕郊“与生物系刘岱岳、历史系刘学沛的友谊和师生之谊也很深”。<sup>④</sup>

1953年，全国范围内掀起院系大调整的热潮，湖南大学改为湖南土木建筑学院，基础文科转入湖南师范学院（即湖南师范大学），彭燕郊和湖南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老师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信中所称“当时师院也想要我回去”，说的就是湖南师院。<sup>⑤</sup>学生则转入武汉大学等校。其中，汪华藻1954年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到湖南师院中文系任教，彭燕郊为其指导教师，其间多有交道。刘学沛则是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61年从中国科学院

①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湖南教育大事记》，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83—95页。

② 现有《溆浦土改日记（1951.12—1952.1）》刊行，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196页。

③ 彭燕郊编选：《湖南歌谣选》，长沙：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年。

④ 汪华藻：《我心目中的彭燕郊老师》，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⑤ 1979年3月2日，彭燕郊在给汪华藻的信中提到湘潭大学邀他任教之事，并说“去湘大前我必须再到师院找落实办谈关于我的‘政正’问题”。

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信中所称“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而且还超过了一些）的隔绝”，时间起点可能还不是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而是在1953年院系调整、学生们离开湖南之后。

### 三、“受的冲击较小而少”

信中所谈“五七年以后”的事，跟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关，彭燕郊被捕，被定为“胡风分子”，关押近两年，开除公职。至1957年4月获释，“不能回原单位，在妻工作的单位‘以家属身份’住着”。<sup>①</sup>

关于1957年至1970年代后期，信中所谈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街道工厂的情况与“文革”期间的遭遇。关于前者，彭燕郊本人1967年5—6月间的日记已经印行，信中提到的“搞油漆”，日记中即多有记载，如5月20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擦、整摇马12只后，刮头道灰坦克2只，其中1只今天才交来的，1只是去年剩下的。下班后上街看大字报后回家。”26日写道：“今天刮高射炮15只头道灰后，接着整完了二道灰，接着又漆头道色（深绿）6只，下班时已六点半了。因为天黑得快，车间又还没安电灯，不然还想多做一阵工。”31日写道：“今天把10副娃娃家具全部加漆后，又整了4只马身的灰。连日来伤风、鼻塞、流清鼻涕，特别是晚上睡不好，很不好过。”如日记所记，类似工作日复一日地进行，其他方面，则还有不少关于“大字报”等时代信息的记载，也有个人身体方面的较多记载，最初是感冒，喉头不舒服；后来是伤风、鼻塞、流鼻涕，晚上睡不好觉等。<sup>②</sup>1970年之后，彭燕郊在长沙阀门厂工作，万里<sup>③</sup>、王平<sup>④</sup>等人有过或详或略的回忆，尽管相关材料尚不是很丰富，但总体来看，对于一个视阅读与写作为主业、且从青年时代就体弱多病的人<sup>⑤</sup>来说，其

① 彭燕郊：《我应该怎样想——一些原生态思想素材》，《野史无文》，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② 彭燕郊：《“文革”日记选录（1967年5—6月）》，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202页。

③ 1970年代，万里与彭燕郊同在长沙阀门厂工作，前后十年，其新近所撰长篇回忆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经历，见《难忘十年：我所知道的彭燕郊老师》，《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第63—71页。

④ 王平当时因人介绍而认识彭燕郊，秘密交换不少书籍，参见王平口述、吴睿记录：《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我和彭燕郊的故事》，初刊于《晨报周刊》，2011年第200期，12月14日。现收入易彬、龚旭东编：《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集》，北京：西苑出版社，2020年。

⑤ 1938年彭燕郊参加新四军，“身子本来单薄”的他“经过一年多的军旅生活，渐渐的常闹些小病”，被诊断为早期肺结核，在军部后方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参见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第159—165页。

间自是多有紧张、劳累和沉重之处。信中称“工作很轻”，当是包含了掩饰、勉慰之意。至于所称“受的冲击较小而少，工厂里大家都对我极好”，只是被“造反派”当作“保皇派”而拉去“斗了一场”，大抵上应该是实情吧。

其二，因为“工作很轻”，“受的冲击较小而少”，彭燕郊得以“二十几年来”，“一直没丢掉专业”，仍然热衷于“买书，读书，写作”。他本人日后也有过一些自述，如“到了‘文革’后期，古籍书店恢复营业”，“买了很多内部书”，“这些内部的书数量非常多，有好几百种，我现在保存的有一百五十种左右”，“当时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摘译》”，“有两种，一种是文艺的，一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差不多买全了”。<sup>①</sup>新时期之初——差不多就是写这封信的时候或者稍晚，彭燕郊因痛感长时期的文艺阻隔而向湖南人民出版社提出外国诗歌翻译丛书的出版构想，并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列出了数十种书目，即在翻译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苑译林”丛书。这种对于时代语境的敏锐感知，归根结底，正是一种“专业”精神使然。

#### 四、“那个整个中华大地洋溢着希望气氛的年代”

大约在1976年8月，彭燕郊在路上偶然遇到学生汪华藻，“相互谈了彼此的情况”。<sup>②</sup>此后一直保持联系，这即信中提到的“汪华藻更常见到”。

再往下，随着时代语境的逐步开化，彭燕郊的境遇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如信中所称，与中国作协重新联系，重新“开始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其间最突出的事件即1979年10—11月间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可注意的一点是，彭燕郊参加此次文代会的身份是民间文学专家，“被选为民研会理事”可视作是对其在民间文学方面努力工作的肯定。在1980年4月中下旬召开的湖南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彭燕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省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第一届副主席。实际上，此次书信使用的即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的信纸，这也可说是其事业的表征。

在参加全国文代会之前，彭燕郊已经到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他继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之后担任教职的第三所高校。彭燕郊日后在《在湘大的日子》一文中曾经满怀喜悦地忆及当时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3月，那个整个中华大地洋溢着希望气氛的年代，

<sup>①</sup> 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按：彭燕郊在《纸墨飘香》（岳麓书社，2005年）一书中，也谈了不少当时读书的情况，可参。

<sup>②</sup> 汪华藻：《我心目中的彭燕郊老师》，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结束 1/4 世纪不寻常生活，我来到湘大，重新做自己爱好的教师工作。和所有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十年‘文革’的人一样，浸沉在庆幸美好憧憬终于再一次亲切闪现的大欢喜里，一切都那么鲜亮，温煦，贴近，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有一种被爱和可以勇敢地去爱的幸福感。”<sup>①</sup>当时的一些诗作，如收入 1984 年《彭燕郊诗选》的“南国浅春谱”系列，多是“春天”到来的喜悦。所称“南国”，多半应该就是礼聘他的湘潭大学。“浑身上下的劲要使出来了 / 想起了好多好多要做的事了”，“只怪自己少做了事了 / 真想做事，真想出汗 / 真想做个痛快，一口气把什么都做完了”（《太阳照着》）。在回顾时，彭燕郊称“这组诗写作的时候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拨乱反正’刚结束，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流离沦落之后，我又有了工作，回到了学校教书”，“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好。所有的中国人恐怕都一样，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压抑之后，精神上充满了希望，有很美的向往。”<sup>②</sup>信中所称“诗歌概论”课程，与随后的“诗歌研究”或是同一门课，若是，则可以通过《彭燕郊谈中外诗歌》一书窥见其讲授内容。<sup>③</sup>

总之，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已年近花甲的彭燕郊满是重获新生的喜悦，包括大学教育、民间文艺、诗歌写作、“文艺组织”（关于外国文学的译介与出版）<sup>④</sup>等在内的各项事业纷纷铺展开来，可谓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因此，他在信中告诉学生“不要以为我心境很悲凉”，“大家都说我不显老，特别精神上还很年轻”；又称，“在任何情况下，我始终相信历史，相信我们的祖国站得住，相信我们伟大的人们能把祖国改造好。我确实生活得愉快，乐观！”这些语词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均可说是有着非常切实的内涵。

## 余论 未了的心愿

在信的末尾，彭燕郊写道：“福建是我的故乡，也许有一天我能回故乡一行（离家已

---

① 王继平主编：《回望湘大——湘潭大学五十周年回忆录》，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68页。

② 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88—89页。

③ 彭燕郊：《彭燕郊谈中外诗歌》，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此书为当年的学生杜平整理，曾任彭燕郊助手的徐炼导读、注释，按照“《诗歌研究》1982年讲稿”“《诗歌研究》1984年讲稿”分为两辑。

④ 梅志在1985年12月26日的信中，针对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称彭燕郊为“文艺组织者”，见张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四十年了)。”彭燕郊为福建人,其时距离1940年初期离开家乡“已四十年”,距离1950年定居湖南也已30年。刘学沛为湖南祁东人,其时居留福建。两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实可谓是有别有意味。

前引汪华藻的回忆文提到了彭燕郊的这封回信,其中抄录了开头的一段,随后写道:“刘学沛写信时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94年任福建省地方志编委员会负责人。近几年他经常打电话询问彭老师情况,曾一再表示要来湖南看他。去年他听说彭老师不幸去世了,特将彭老师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我。”<sup>①</sup>关于彭、刘二人的书信暂未能获得完整的信息,现可见1997年3月20日刘学沛的来信,其中询问所寄“有关《福建文史资料》及《莆田县志》”是否收到,由此可知,彭燕郊对于家乡一直念兹在兹。

实际上,在彭燕郊与刘学沛恢复联系的前一年——1979年4月,家乡人、新诗研究者柯文溥来访,带来了老诗人童晴岚(1909—1979)的叮咛,也带来了他弟弟陈德力的消息(彭燕郊原名陈德矩)。彭燕郊日后与柯文溥多有交道,观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基于诗歌,另一方面也是乡情所在,比如,1995年彭燕郊的信中有“录杜工部句‘孤舟一系故园心’并志乡思”之语,表示至今“还保存一张五十年代莆仙戏唱片《仙姑探病》,怀乡病发时,就拿出来听”;并且,托其“打听一下”莆剧唱片、录音带等方面的情况。<sup>②</sup>在与其他的一些家乡人通信或者接受家乡人来访的时候,彭燕郊也曾多次表达过回故乡看看的愿望。但这,最终成了他未了的一桩心愿。彭燕郊到过广州、桂林、杭州、上海、北京、石家庄、武汉、重庆等地,其中,北京、广州、桂林都去过很多次,却从未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何以如此,看来也是一个谜团。

① 汪华藻:《我心目中的彭燕郊老师》,选自陈思和王德威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② 柯文溥:《遥寄湘江——忆彭燕郊》,《闽台文化交流》,2010年第2期,第92—95,100页。按:所引为1995年春节彭燕郊致柯文溥的信。

## 自由与自然的理想：林庚的思考与实践

王 永 温佳静

**【摘要】**林庚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学人精神，诗人情怀，在林庚先生的身上得到恰如其分的融合。他的诗歌创作和诗论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他的一生，由古诗词创作到自由诗，再到自然诗的实践，一直笔耕不辍，在诗坛辛勤耕耘，既要寻求自身“人生的解放”，也为现代诗坛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从20世纪30年代林庚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建设入手，探寻林庚自由诗和自然诗的实践轨迹，可以见出林庚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

**【关键词】**林庚；自由诗；自然诗；诗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

**【作者简介】**王永，男，文学博士，燕山大学副教授（秦皇岛066004）；温佳静，女，燕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秦皇岛066004）。

诗人和学者是林庚的两个重要身份，作为学者的他，博古通今，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楚辞、唐诗的研究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学术脉络，尤其是“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概念的创建，为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理念；《中国文学简史》的编写丰富了文学史的写作方式。深厚的史学功底应用于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现代诗风。林庚自己也说道：“我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新文学创作，一方面讲中国文学史，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sup>①</sup>林庚的一生可以说是诗意的人生，他原籍福建，生于北京，曾远赴厦门任教，后又归于京城，动荡的时代背景和南北两地生活的迥异反而促生了林庚的诗歌创作，从古典诗词到抒心写性的自由诗，再到韵律和谐的自然诗，林庚始终在寻求诗歌内容与形式最完美的统一。20世纪30年代初期林庚开始创作自由诗，但随着诗歌创作自身出现困境，林庚也寻求建立现代诗的新格式，30年代中期他毅然转向新

<sup>①</sup> 林庚：《我的楚辞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